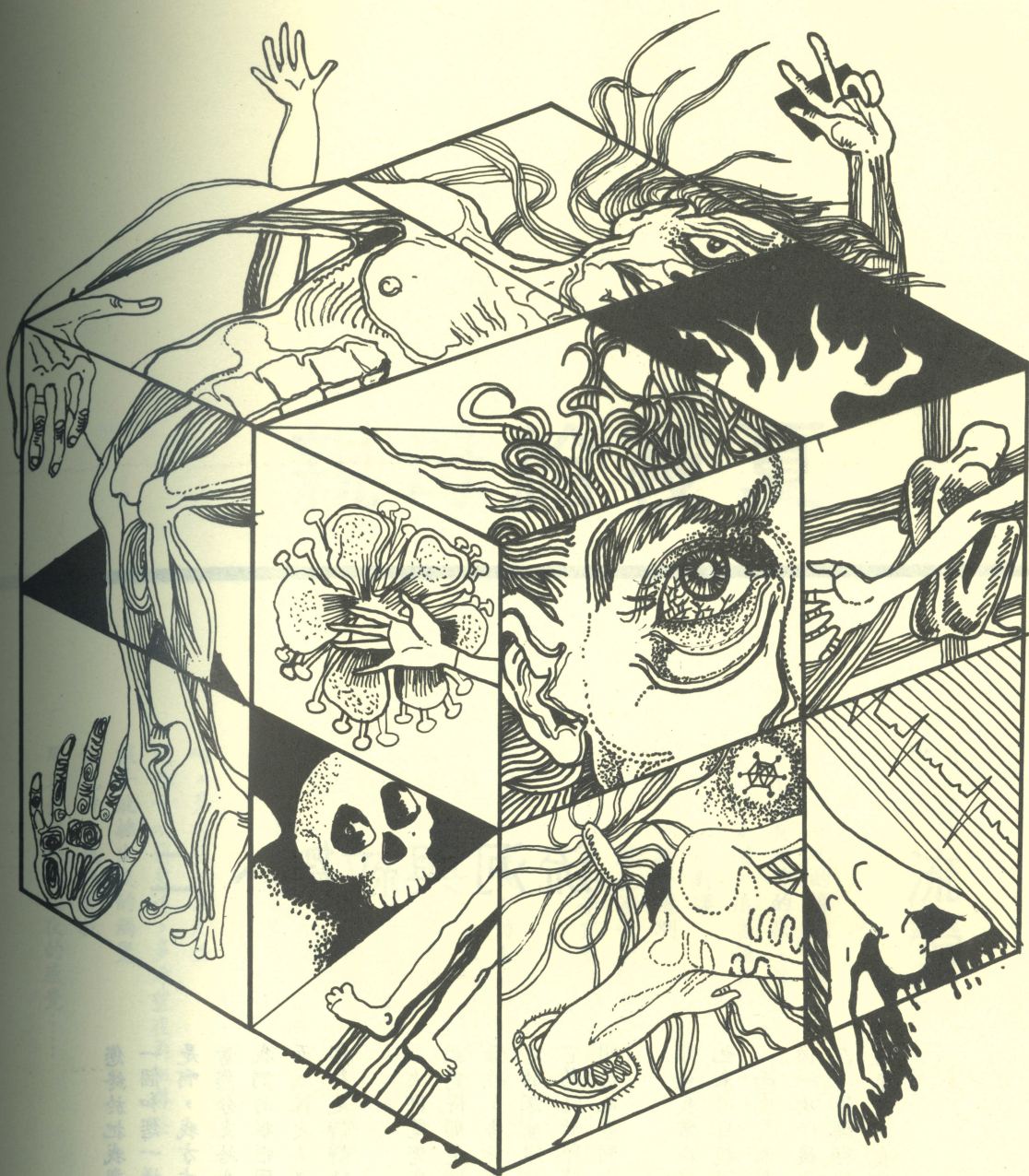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變體

謝瀛華

· 變體 ·

曾經想過嗎？人體的神秘和矛盾。
在一種追尋、失落到驟然清澈的了悟裡，
如深夜裡突然擦亮的一根火棒，觸目
所見人的生命：從胚胎到成體，自幼至
老，我們仰賴大腦和軀幹，即是心靈和

器官來活著，沒有人願意受缺陷所苦，却是沒有人可以避免其苦。

每個人都具有巧妙的構造，不僅本能的滿足可以帶給我們快感，許多人更自嬰兒初啼，到嚙下最後一口氣上，時時地追求完美；却在外面的壓力下，挨餓、受凍，需要無法滿足，導致折磨、困惑、迷惘。尤其是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如影隨形般刻劃人生，緊緊地把我們的生命擒住，直到我們飲盡生命之酒以前，我們已經醉了，醉裡有完美變缺陷，有理想成現實，而酒醒時我們已失去了所有，才了解到所有的可貴。

• 生死 •

有一種超凡的力量冀望人的出生，安排人活存下去，使人類在大自然裡世代代，生生不息。當我們小的時候，無知和天真使我們輕拋死亡，以為掌握自己的生命體是永遠不變的，而面對著遠景，愉快的踏出旅途。初生時的那一聲哭，是因為來到了「我最聰明，眾人皆笨」的舞台，所以才傷心地哭著。我們熾熱的心中汲汲思求著周遭的新奇，和它們引發的慾望，因為這時候死是無意義的代名詞。

我們有許多的心願，我們相信滿足的機會是必然的，在熱情的高峯裡了無阻礙，於是勇敢地跟著生命走，不會停

腳。一定會等到需求和實際之間疏遠了，看得見在遠處等我們的險惡、痛苦，才會了解人生也僅是走過的身影，漸漸地在乏味、失望、冷淡中想著我們和世界永別的可能。意外災害、疾病以及互相矛盾的迫害，喚起地心引力自然的作用：臂上的肌肉、血管、腦中的細胞、腿上的神經支配、五臟的纖維都在下降、心臟的下降、胃下降、大腸下降，給地心引力拉向土堆，拉回原始；像雜草被無情的歲月割下，似雪景被太陽融化。我們平常的健康、力氣、嗜慾都會隨著血和肉的軀體，向靈魂告別，邁向生命的終結。

• 病老 •

當我們享受人生的時候，也離不開欠債和逼債的恐懼，生命中，有無休、無止、無情的戰鬥，凡是被稱作軀體的，就必須時時向無形的敵人頑抗，這敵人使自周遭：污染、噪音、慾惑、病毒、戕害、癌症等等。它們盤據在細胞角落裡，用狠毒的網吸取人們的養分，默默地擴充它的地盤，直到生命的熱力完全遭擊潰。

短促的歲月容易催我們老大。使人感覺到，以前曾經有的為何會變成沒有？這般異樣使我們緊握住現在，使我們害怕，像雪人一層層，一堆堆的掉得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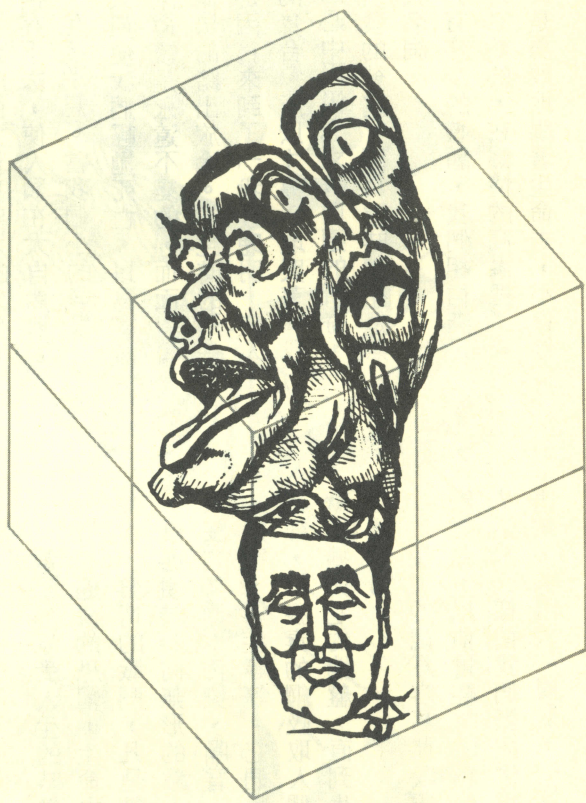
目全非，像樹木漸漸地剝落。人的肌肉垂下來，眼窩陷下來，直直的眉毛斜起來；頭髮也掉落起來，背已經駝起，腰已經彎了，兩腿已經不能高抬。就這樣機能隨著機能，逗趣跟著逗趣，一個個活力、軀體繼續老去。我們終於感到所見到的一切都是虛幻幻景，年邁使我們丟失了創造和初嘗的本能，直到心臟不再跳動，腦波不再前進，生命就從我們軀軀剝去。

• 裸體 •

當人在地球上繁殖起來，尾巴在直立中退化，裸身地暴露生殖器，生命的意義更在生活的調變中生長出來。漸漸地用進化的靈魂，擁抱著滿滿的肉身，於是人就不能再裸體了，不能和甲蟲比光澤，不能和花蕊鬥艷麗，更不能和海鳥比較潔。人逐漸有了羞耻感、責任心和自我意識，在文明裡失去裸體的資格。再等到希望、歡樂、自由、愛情等花兒一朵朵地開放、枯萎，我們才驚覺生命真得是一個多彩的禮品，它的變化是非常奇妙的。

• 侏儒 •

人類有一種高貴的要求，那就是愛美之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經常由感



官的接觸，認識美、滿足美；像人體美、姿態美和藝術美，都給我們欣賞，給我們快樂。美和魅力一樣是人體的特質，男女彼此欣賞異性時，就會興奮，這也是自然愛美的感覺。

侏儒是先天不美的一群，常常被人們鄙為變體，他們也會因此自暴自棄，淪為丑角。細細地替他們想想，萬物本在自然裡有固定的秩序，人是不是可以拋棄情緒上的好惡，直接由理智來取捨；因為思想和表現是相互交替的，純然的思想產生純然的表現，純然表現來自純然的思想。一番思索後，凡是生命的東西都是美，美是與天同寬，與地同厚

的，是宇宙的一種表達，那麼侏儒是一樣存在，一樣的可得尊重，值得欣賞。

殘廢

可喜的自然萬物，是有它生動的形體，能使人悅目賞心。只要有健全的身體和自由，赫赫的如君王也要黯然失色。但是，人生並不如想像中的那樣美麗：斷臂、小兒麻痺、毀容者和瞎子等等，却在人生的圓周上，扮演著缺損的一面。生命原是一首為它寫下休止符的歌，殘廢者雖然身心受到束縛，有的行動不便，有的是看不到如錦的朝霞，瞬變

的天色。但這只是軀體的改變，他們仍然可以游心於無窮盡的永恒，像植物在土地上紮根，然後面對著陽光、空氣，本能地探索自己命運的出路。

夢體

你難道不會有夢嗎？

每個人都應有夢的，只是幽幽的、斷斷續續、忽隱忽顯的，夢連著夢，夢疊著夢的，夢中堆砌著我們豐富的生命世界，從靈到肉，一點兒不如意的小事就能在夢裡銷魂蕩魄，逐漸得到了滿足，直到把慾望完全的佔有。

夢脫俗於恐懼、緊張、壓迫、妄想；夢沒有後遺症，卻能創造許多潛意識的奧妙變體，如愛與恨、生與死、病與老、得與失都曾經在夢裡浮現，它是一種原始的思考，只有動作、情緒，沒有文辭潤飾，是感情的產物，也是想像的洩洪口。

愛與恨

愛是一種最崇高的美，使人感到快樂，如陽光的溫馨，雨露的滋潤；值得推崇，值得歌頌。凡人都渴望愛；情人廟裡「誰先變心誰先埋」的重誓，都被用來換取愛人的心，因為織成一份純潔的愛念，是男男女女冀求的。即使是一

句話，一掉頭，一個眼淚，都能在索然無味的生活中迸出無限的火花。愛情在他們的想像中，是永遠的信心，數不盡的幸福，沒有恐懼，沒有煩惱，這真是一種神秘且吸引人的力量。

但是，自從人類發覺「愛」真的是快樂泉源後，就會急忙地追尋它。在這個過程裡，常無助地依靠外在環境而變化，如愛的被拒，理想對象難求，夫妻反目成仇，都已摻入個人的喜怒哀樂。甚至產生了不分善惡，不明是非的愛，終導致於侵蝕靈魂的完整，爆發出愛的罪惡：憤而行兇，為情自殺等等，都是人體無法彌補的蛻變。因此，愛情的神話，如春天的笑容，有它無限的溫柔、醉人；却有它毀滅的一面。

• 變體是無所不在的 •

一間陰暗的解剖室裡，有一群用功的男女學生。

所有的臉孔都很凝重，氣氛是靜穆的，暮然間，一位教授掀開了一具白色的骷髏，像是脫落了精緻的皮殼，顯出了它的慘，那裸露的牙床和齒齦，閃著骨色的光，使得許多人沒有勇氣撫摸自己的臉龐，也沒有勇氣照鏡子，因為他們知道，卻假裝不知道，那是他們的變體。

崇拜名譽、追求金錢，夢想長生不

老，人類在有限的軀體中，無止境地忙碌著，當他們把所有的力量與奮鬥到了極點，就會了解自己仍然是全體的一部份。

身之所為，心之所感，都叫做變體。沒有長久的擁有不變之體，而一頭神彩的鳳凰，要是拔去它一根根的羽毛，就變得像禿羽的海鷗一樣，生命的本身就有敵人，受盡世界上的災難，享受生活的春天，往往都是不可避免的。就像我們無意地走過，衰老的乞丐使我們停下腳步，那破爛的衣服，流膿的傷口，缺損的肢體，可怕的眸子，彷彿有許多恐怖的窮困，在侵蝕他的身軀，改變他

的形體。他向我們伸出顫慄而貧血的手，呻吟著，無力的顫動著；在西裝革履，花枝招展的人潮中，顯得是那麼不協調。

因此，殘缺、死亡、仇恨、夢幻和病魔都是變體，我們該淡忘那些損失，我們不復記憶那些恐懼，因為生命本來就是不斷的逝去和更新，有著它懸懸不盡；可歌可泣的詩篇。當整個有形世界不斷地消耗、變新，我們不妨恭維自己「體」是無涯，從名利、悲觀的夾縫中走出來，看一看蔚藍的天空，金黃色的太陽，坦蕩的大海，讓生命飛颺起來，去領受那份昂然的幸運和甘美。

